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八十六回 無仁孽輩現精靈 有長前因呈長老

話說萬年長老要查有長的前因文冊，哪裡去查，靜時卻見老叟，說了那五種精靈而去。老叟坐在堂中，長老問他五種有長的過惡。老叟乃說道：「有長本無惡，只因處友不擇，濫與人交。有長交的五人，都是幾個無仁、無義、無禮、無智、無信之輩。始與他這輩交既不擇，後遇這輩有過不諫，所以五友的過惡益深，有長的罪業益著。只因他出無心，這段罪案未發。」長老道：「朋友有過惡，人人自受，與有長何干？」老叟道：「長老何不明白？朋友之道過相規，誰叫他不規諫，使那朋友成了一個惡孽，他如何推諉得無干？」長老道：「比如朋友有過，他卻曾好言相規，那朋友不信不聽，難道這罪業也在有長？」老叟道：「朋友不聽他，就該絕了交情，卻還不絕，終是冤愆不解。」長老又問道：「比如無仁、無義五友作的惡，連累有長，應得何罪？」老叟道：「無仁報以無仁之罪。只怕有長還重些。」長老笑道：「豈有作惡無仁之友，罪過反輕；不諫不規五友，罪過反重之理？」老叟也笑道：「長老越不明白。比如五友，不知誤作的過惡，正要良友規諫悔改，復於無罪無過之善。只為你不諫，叫他成了過惡。成了過惡，這罪業可不是不規諫的反重？若是那明知無仁無義的過惡，有長能諫，諫了不聽，再復規諷，規諷不聽，莫致疏忽，好好絕交。這其中一種惡，便是一宗善解。那精靈冤纏，一個不敢近矣。」長老聽了，乃問道：「看來有長交友不擇，惹出這五種冤孽，便是他前因文卷。只不知作何五宗善，方能解釋？」老叟道：「這解釋根因不難。能知惡有惡報，則知善有善解矣。比如不仁的冤愆，須是一人可解。此理易明，何須多惑？」長老道：「小僧明白有長的前因，卻不得知這五友的惡。方才這五個精靈，是哪種的怪。卻是與何人作吵加害？」老叟道：「五友過惡報應，我知不詳。長老若要知，除非把方才精靈一個一個問明，才曉得這五人的事實。」長老道：「你為何知得不詳？」老叟道：「知五友之事實，必須神鑒。我乃有長的先靈，五家各有先靈，我只是知有長的事實。」長老道：「原來你是有長的先靈。小僧聞善惡獨流於子孫，子孫也通於祖考，信乎不差。」老叟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只因有長罪過未解，叫我先靈受累。孝子賢孫須當力善。長老若要明白五友的報應，那精靈尚在空中，可呼而問。」老叟說罷，飛空而去。已去又回，叮嚀長老道：「有長求長老慈悲，借道力懺過消愆，以免我老拙之累。」長老點首，念了一句梵語，只見那精靈一個現形堂前。長老乃問道：「精靈，你想是無仁無義積來冤愆麼？」那精靈點首不語。長老道：「汝何不語？」精靈只是點首。長老道：「我知之矣，陰魂豈能說話，說話便是妖孽。吾門慈悲，自有梵語。」乃念了幾句。只見那精靈通人言，說道：「吾即無仁之積孽。長老要知無仁前因，已有冥司報應過了。只因有長昔年與他為友，這一種坐觀成敗根因，還要報應了有長，一日未報，故我精靈一日未息。」長老問道：「無仁何人？何惡何報？有長如何坐觀成敗？」精靈答道：「無仁叫做辛克，昔年與一個勇士喚做尚功的為友，兩人交契，比與有長更厚。一日，尚功效用王家，其妻子戀戀不放夫行。尚功道：『婆子，你苦苦留我何用？婦人家哪裡知大義。我一身在官，便顧不得家；若是當敵，便顧不得身。此心只知報國，所以說忘家，哪裡顧你妻子。』婦人道：『做妻子的，巴不得丈夫報功立業，奮力王家，豈是我留戀你，不要你出門？只說是設法下些來路，叫我妻子不受凍餒。』尚功聽了，故意作難，問道：『比如我出外成了功業，自然捎寄音信回家。萬一有差，你不免受凍受餒，你卻何處？』婦人道：『無他計較，羞面不向人借，守節不污其身，有死而已。』尚功笑道：『我姑試你，久已設法在心。我有一友，名喚辛克，少不得寄托在他。三年五載，少衣沒食，都在他處，料不差誤。』婦人道：『辛克叔叔與你交契，且家私充裕，你付托真設法的好。』尚功與妻講明瞭，卻走到辛克家。辛克便問：『尚兄幾時榮行？』尚功答道：『行期已定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拖累著辛兄。小弟此行，妻子在家，慮無人可托，意欲借重仁兄照顧一二，不叫她凍餒。小弟得功回來，自當酬謝。』辛克聽了，答道：『古人托妻寄子。尚兄不必在心，都在小弟一力擔當。』尚功大喜，即時辭別，收拾行囊前去。那妻子扯著，哭哭啼啼。尚功說道：『丈夫有淚，不灑別離。我效力王家，乃是丈夫的好事，何消啼哭？』乃不顧而去。這辛克過了經月，也不著一個家童到尚家問一聲。真真的一年半載，尚功妻子日見凍餒，叫人到辛克家裡，假做討丈夫的音信，實是訴度日艱難。辛克哪裡在意。為甚不在意？卻是他風聞尚功事業不就，凶信亂傳。哪知尚功名成，只因道遠阻隔。這辛克真乃薄倖不仁，古怪蹊蹺。三年兩載，尚功的妻子得了親鄰照顧，不致困苦之極，苟延性命。一日，海洋潮起，他這一村人遷移不及，獨有尚功妻子被一海舟救了。誰知海舟一風直刮到尚功的境界。尚功正聽上司訓練兵馬，只見左右捕得海舟私販，原來他妻子在舟。夫妻相逢，盡把衷腸訴出。這辛克家私被水漂沒，只剩他一個殘生，水退歸來，悲悲切切，看著屋廬盡塌，田產沙淤，無計可施，乃走到有長家來。有長見了，驚喜起來：驚的是已知辛克漂沒盡絕；喜的是今日又相逢。延入堂中，安慰了辛克一番，整頓些酒食相待。座間有長開口說道：『辛兄，我當年見你負尚功托寄之言，失了朋友相交之情，苦口也勸你，你只是毫不在意。不想今日到此狼狽，倒不如當日做個人情，尚功倘有日歸來，也好相見。』辛克道：『他家已沒，無處對帳，況聞尚功事業未就，哪裡急忙歸來。』有長聽了，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說到此處，那精靈把眼一睜，口裡噴出一道火星，便把手中刀弄將起來。萬年長老忙忙的又念梵語，只見精靈說了幾句詞話。他說道：「莫道交情不重，世間一種人倫。不仁損友喪家門，報應何差尺寸。」

長老聽了，說：「是了。辛克不顧尚功妻子，他妻子卻完全，到丈夫處去；辛克倒滅了家私，這有長雖行勸諫，後來不當聽了辛克強辯，順口道是，便成就辛克這種惡業。」精靈道：「正為此，辛克幽冥已報了他不仁之過，有長難免坐觀成敗之罪，所以我久守待他的罅隙。不想他先靈舊有善因，夢寐之中，向來瞻依僧家因果。」長老聽了，點首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乃有長一種過惡。但不知二種是何冤業？」

只見又一個精靈現形堂前，說：「長老，我即無義之積孽。你要知無義前因，已有冥司報應過了。只因有長當初與他結交為友，有一種附和無義根因，畢竟要報應了有長。三年未得其隙，故此守到今日。」長老問道：「無義之人是誰？」精靈答道：「此人名喚石宜，為人貪圖財利，立心奸刁，與有長為友，卻與一親戚同財各本，海洋販些珍珠瑪瑙。欺這親戚懦弱，一日設計，向親戚說：『各本生理，有利均分，差池兩讓。憑著我這點公心，歸來自是公算。你可在家收買，待我出外販賣。』親戚依從，盡把資本托付石宜外出。石宜得了自由，哪裡把公道心腸放出。在外得了大利，歸來假說折本。有長聽石宜歸來，登門探看。石宜乃故做憂慮之色，說買賣失利。有長見他色若假設，乃正言道：『老兄，朋友家當以實心吐露。小弟聞你大得了利，你如何憂慮上面？你親戚將本托付與你，沒有利分，已辜了他意，失了他妻孥之望，卻還要說折本，傷了他財。冥冥有神，這個心腸，卻使不得。』石宜笑道：『老兄此言，從何處來？小弟與他各本，巴不得有利均分，肯做欺心坑人財本？如若欺心，便怎樣怎樣為誓。』有長見他發誓，隨轉過語來道：『老兄不必發誓。果是不欺，由你罷了。』二人正說，只見那親戚進入門來，彼此敘禮。石宜依舊把折本事說出。那親戚低頭躊躇疑思，有長卻從旁附和一聲，道：『石兄發誓，料必不欺。』那親戚聽了有長之言，遂信了真，把原本十不得五，懊惱收了歸去。蹊蹺古怪，那親戚收了原本，另尋別業，得了利補；這石宜本利倍長，一日裹囊出外，遇著海風，止得了一條性命。」精靈說到此處，張口大發了一個哈哈，說：「快哉！快哉！只是石宜無義一種卷消了。附和的一種根因，叫我久守有長的罅隙。」萬年長老聽了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只是幽冥之理，毫末不爽。石宜無義，有長也曾諷諷，卻被石宜一誓瞞了。這也難作有長之罪。」精靈聽了，把呵呵大笑轉了個恨恨的一聲。長老問道：「你恨何意？」那精靈也說了幾句詞話，說道：

欺心切莫咒誓，虛空自有神知。報應來早與來遲，自誓還歸你自。

長老聽得，道：「正乃人儒人欺天不欺。人只知害人，發個誓瞞人，哪知反把自己咒了。有長妄信石宜咒誓，便成了他欺人之罪，也應報應。但不知三種是何冤孽？」

忽然一個精靈現形，自稱無禮積孽，道：「長老要知無禮前因，冥司報應卻也不差。只因有長與這個為莫逆之交，造下一種干犯上根因。雖與有長無干，卻也是有長一言坐罪，如何解得？」長老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干犯長上何事？」精靈道：「長幼有序，卑

不可以犯尊。有禮者恭敬待人，自成了謙光之德。這有長與這個傲慢人名叫貝節的為友。貝節自恃多財產，家富足，每每待人驕矜自大，凡與他往來的，俱要阿諛諂笑，甘受他凌辱謾罵。一日，有長乘間規諫他，道：『百凡以禮自處，以中正待人。那受你厚的，是有求你的；那當你罵的，是哺啜你的。若是老兄一班相等的，便也罷了。只怕長是老兄尊是老兄，再或心地勾曲，當不起老兄的輕薄，那尊長必定怨怪。這心地勾曲的，必定懷恨，與你成仇。一旦入了他仇恨謀計之中，豈不自取凌辱！』貝節聽了，笑道：『我財富有餘，料不求人。人若求我，也只得受我些氣兒。老兄豈不知我為人，何故今日發此胡言亂語？你若不與我交，但憑尊意。』有長聽了，冷笑一笑，隨轉過口來，道：『小子果是妄言；勿得見怪。』有長只這一句話，便成了貝節無禮之惡。豈知冥司分毫不錯，他無禮凌人，便就把他後代生出幾個驕子悍僕，乘著貝節一日有病，活活被這輩氣壞。實不瞞長老，我精靈卻也於中攬掇一二。」長老道：「他自無禮成傲，果然驕倨的性氣，當不得人來凌他，怎不抑鬱成疾？只是驕子悍僕，他可懲治。一個尊長倒倨慢了，幾個僕輩怎甘受氣？」精靈聽了，大笑起來，也說了幾句詞話，說道：

驕傲多生驕子，因他心地不明。凌人到底被人凌，只為一朝有病。

長老聽了，道：「貝節若不是病，還要引出正大的禮法處他。」精靈道：「只因病來纏繞，要以無禮凌人，那身子做不得主。僕妾是躲不開的冤家，你看他，骨都骨都受氣，越氣越病。在牀枕間想起來，當初倒不如聽有長之勸，把些禮貌待人，如今也有人問安探病了。長老，你看這驕傲的，有長寧無那轉口依阿之過？」長老道：「這過不差，也該報應。但不知四種是何冤業？」

只見這三個精靈，將手向空中招叫道：「你雖不靈，卻也是個精怪。長老要查看有長的罪過前因，你也當現形說出。」叫了兩三遍，方才見一個精靈，比三個精靈甚是不同。為何不同，下回自曉。